

蒋光慈全集

第④卷

方 铭 马德俊
主 编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第肆卷

方 铭

马德俊

主编

蒋光慈全集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光慈全集/蒋光慈著;方铭,马德俊主编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650-3352-0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②方…③马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9572号

蒋光慈全集(第四卷)

方 铭 马德俊	主 编	出版策划 责任编辑	朱移山 冷桥勋 张 慧 权 怡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193号	印 次	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电 话	总 编 室:0551-62903038 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	总印张	103.25
网 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总字数	1658千字
E-mail	hfutpress@163.com	印 刷	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	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3352-0

总定价:298.00元(全6册)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蒋光慈
全集

目 录

001

咆哮了的土地

蒋光慈

全集

咆哮了的土地

——

这乡间依旧是旧日的乡间。

靠着山丘，傍着河湾，零星散布着的小的茅屋，大的村庄，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中，依旧是没有改变一年以前的形象。炊烟随着牧歌的声浪而慢慢地飞腾起来，仿佛是从土地中所发泄出来的伟大的怨气一样，那怨气一年复一年地，一日复一日地，总是毫无声息地消散于广漠的太空里。乌鸦成群地翱翔着，叫鸣着，宛如如报告黄昏的到临，或是留恋那夕阳的西落。那树林葳蕤的处所，隐隐地露出一座楼阁的屋顶，那景象仿佛这是乡间的圣地，而在它周围的这些小的茅屋，大的村庄，不过是穷苦的窝巢而已。

一切都仍旧，一切都没有改变……

但是，这乡间又不是旧日的乡间了。

在什么隐隐的深处，开始潜流着不稳的水浪。在偶尔的，最近差不多是寻常的居民的谈话中，飞动着一些生疏的，然而同时又是使大家觉得异常的兴趣的字句，“革命军”……“减租”……“土地革命”……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……这些字句是从离此乡间不远的城市中带来的，在那里听说快要到来革命军，或者革命军已经到来了。

年老的乡人们听到了这些消息，也很对之注意，然而却是别种想法：革命？为什么要革命？世道又大变了！……年轻的乡人们却与他们的前辈正相反。这些消息好像有什么魔力也似的，使他们不但暗暗地活跃起来，而且很迫切地希望着，似乎他们将从“革命军”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东西，又似乎他们快要赴欢娱的筵席，在这筵席上，他们将痛痛快快地卸下自己肩上的历年积着的重担，而畅饮那一种为他们所渴望的，然而为他们所尚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美酒。

他们，年轻的人们，相互地询问道：

“快了罢？”

“快了，快要到了。……”

从问话的人的口中冒出“快了罢？”几个字来，这可听得出他是怎样热烈



地希望着那一种所谓“快了”的东西。从回答者的口中冒出“快要到了……”的声音，令人又可感觉到他是在怎样地得意。大家说完了话，或是在继续的谈话中，如果谈话的场所是在田野里，那他们便免不了地要向那树林葳蕤的处所，那高耸的楼房的屋顶默默地望着，或是很带仇意地溜几眼。

在那里住着这一乡间的主人，这一乡间的田地大半都是属于他的。在不久以前，乡人们，这其间年轻的当然也在内，经过那一座伟大的楼房的旁边时，总不禁都要起一种羡慕而敬佩的心情：“住着这一种房子才是有福气的，才不愧为人一世呵！……”但是在这一年来，这种心情逐渐地减少了，好像有一种什么力在主宰着也似的。尤其是在最近，青年人的心理变化得异常的快，对于那座巍然的楼房不但不加敬慕，而且仇恨了。他们在田野间所受着的风雨的欺凌，在家庭中所过着的穷苦的生活，仿佛这些，他们很模糊地意识到，都是不公道的，不合理的，而这些罪源都是来自那树林葳蕤的处所……

在最近的半月内：自从矿工张进德回到乡间之后，这一种不稳的空气更加激荡了。他随身带回来一些新的思想，新的言语，在青年们中间偷偷地传布着，大部分的青年们都受了他的鼓动。他所说的一切，就好像兴奋的药剂一样，把青年们都兴奋起来了。他说，现在是革命的时代了，农民们应当起来……他说，地主的，例如李敬斋的钱财，田地，都是农民为他挣出来的，现在农民应当将自己的东西收回转来……这是一种如何骇人听闻的思想！然而青年们却庆幸地将它接受了。

青年们知道张进德是一个诚实而精明强干的人，对于他都怀着敬意。半年以前，当他从矿山回来看他的病了母亲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很没有什么惊奇的思想的矿工，向青年们所叙诉着的，也不过是一些琐碎的关于矿山上的事。但是在这一次的回来，他差不多变成别一个人了。在一般青年的眼光中，他简直是“百事通”，他简直是他们的唯一的指导者。青年们感觉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心，在此以前被一种什么东西所蒙蔽住了，而现在他，张进德，忽然将这一种蒙蔽的障幕揭去了，使着他们开始照着别种样子看待世界，思想着他们眼前的事物。他们宛然如梦醒了一样，突然看清了这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，而他们的生活应当变成为别一种的生活。



张进德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。曾有过一个衰老的母亲，他是很爱她而且是很孝顺她的。然而不幸她于他最后一次的回里时死去了。自从母亲死去了之后，这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得住张进德的一颗心了，——在这乡间他不但没有房屋，没有田地，以及其它什么财产，而且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这乡间的景物也很美丽，这乡间的居民也很朴实，然而张进德已经不再留恋它们了，决定在城市中或在矿山上，永远地过着那种群众的工人的生活。那生活并不舒适，所受的压迫和痛苦，并不较农民的生活稍为减低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那生活较为有趣。在母亲死去之后，他依旧回到矿山去，打算不再回到这乡间了。

他整整地过了四年的矿工的生活，在他最后一次（这是半年前的事情）回来看望病了的母亲，母亲终于在他的悲哀中死了，而他又重新回到矿山以前，他的劳动的生活很平静，因之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特异的思想。做工吃饭，这是穷人的本分，他从没曾想到自己本分以外的事。不料他回到矿山不久，工人们便闹起增加工资的风潮，而他在这一次的风潮中，莫名其妙地被推为罢工的委员。于是他的生活，接连着他的思想也就从此变动起来了，他遇见了不知来自何处的革命党人，他们的宣传使他变换了观看世界的眼睛……

在此以前，他以为这座矿山是给穷人们以生活的工具的，没有了这座矿山，便没有了几千个人的饭碗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工人们从这座矿山所得到的很微末，而他们的血汗，尽为资本家所汲取去了，并没有得到十分之一的代价。他很会思想，于是他思想到工人生活的困苦，矿山上一切情形的黑暗……最后他思想道，这世界是不公平的，应有改造一改造的必要，而他，张进德，应如为他所认识的革命党人一样，努力做这种改造的工作。

他渐渐变成了矿工的领袖……公司方面对于他的仇恨，和着工人们对于他的拥护，同时增加起来。不久，在半月以前，他在矿山上宣传革命军快要到来了，而他们，矿工们，应当赶快起来改良自己的生活……公司方面听到了这种危险的消息，便勾通了当地的驻防的军队，决意将他捉到，以至于处



死。因此，他不得已又逃回到自己的乡间了。

乡间差不多还是半年前的乡间，可是张进德却完全不是半年前的张进德了。半年前的张进德所能告诉乡人的，不过是些矿山上的琐事，半年后的张进德却带回来了一些无形的炸药。无声的巨炮，震动了这乡间的僻静的生活。自从他回到乡间之后，一般青年的农民得到了一个指导者，因之，他们的心已经不似先前的平静，而他们的眼睛变得更为清明……

张进德住在他的表姐夫吴长兴的家里。吴长兴是穷苦的佃农，当然容不了张进德的吃白饭，而张进德也就没想到要连累他的穷苦的表姐夫，——他不过是在他家借一块地方寄宿而已。虽然两间低小而阴湿的茅房，并不是寄宿的佳所，然而这对于张进德已经是很幸运了，他究竟还不至于睡在露天地里。

当他从矿山逃跑的时候，朋友们捐助了一点款子，所以他现在吃饭并不成问题，而且也并不急于要找工作。他明白他这次的回乡，虽然是不得已的事，但是他想，他的任务是在于“改造”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他都应当不要忘记了这个……

这乡间究与他有密切的因缘，而且在这一次的回里，这乡间突然引起了张进德的趣味。在半年以前，当他离开它的时候，他决定不再留恋它了，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使他留恋的东西。那时他只觉得它僻静，没有趣味，抵不得那城市或矿山的的生活。但是现在呢？对于张进德，这乡间的面目改变了。矮小的茅屋，农民们的困苦的生活……以前他觉得很平常，因之，也就从没想过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，可是现在他却觉得了：这是不合理的现象，所以也就有“改造”的必要！……于是他决心将自己的思想向一般年轻的农民们宣传，而对于年老的农民们，他以为他们的脑筋太腐败了，不大自然新鲜起来。

他的宣传得到了效果。青年们都渐渐地蠕动起来了。每一个人的脑筋里都开始活跃着一种思想：

“现在是时候了，我们应当干起来！……”



“快要到了罢?”

“听说是快要到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然而革命军并没有如一般人的期望那样很快地就到来了。一直到了昨日的下午，革命军到来了的消息，才由进城卖柴的刘二麻子很确实地说出来。

刘二麻子是在乡间做散工的，有工作的时候，他为人做工，没有人找他的时候，他便打柴到城里去卖。一则因为很年轻，二则因为生活很艰难，总想借着什么方法松一松，所以他也就很热心地希望着革命军的到来，虽然那“革命军”的能不能给他以好处还是问题。

也许是因为奔跑，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，他的脸上的麻子今天特别红得发亮。凡是在路中遇着他的人，一定都要惊异到他的那种不寻常的得意的神情。不知者或者以为他在城中得了宝物回来，或者是将柴卖得多了几倍的钱，或者因为他久想娶老婆娶不到手，而今天忽然得到了一个未婚妻……

其实都不是，原因是在于他今天在城里亲眼看见革命军的到来了。在路中每逢遇见一个相熟的人，不问对方愿意听与否，他便叨叨不惮烦琐地将革命军的形状描写一番：他们带着什么样式的帽子，穿着什么颜色的军服，甚至于说到有一个军官的口上生了一颗黑痣……

“现在好了。革命军到了，我们穷人们不愁得不到好处。”这是他向人报告完了后的结论。

这一种欢欣的，为乡人们所久待着的消息，即刻传遍了全乡间，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。尤其是青年人一听到了这种消息，发生了无限的庆幸。在太阳还未落土的时候，在东山脚下，聚了五六个青年，有的手中持着锄头，有的手中持着扁担，有的空着手，——他们开始谈论起关于革命军到来了的事情。他们的外貌不相同，他们的服饰也不一样，然而他们同具着一颗热烈的，年青的心，同怀着欢欣的希望，同有着自由的要求。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之下，他们的面孔上同闪动着一种愉快的波纹……

“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?”

他们之中有一个生着圆圆的面孔，两眼炯炯有光的这样向其余的同伴们发问。

“真的，我们应当怎么办呢?”

别的一个生着黄头发，扁鼻子，没有大门牙的这样搔起后脑袋说。

一时的默然。

夕阳愈扩大自己的金黄的轮廓，眼见着即刻就要隐蔽起来它的形影。夜幕快要展开了。从山那边传来了抑扬的牧童的晚歌……

“怎么办?”最后，坐在草地上，抱着曲起来了的双腿的一个青年开始说话了。他的名字叫做王贵才，生得身体很短小，人家都称呼他为王矮子，可是他的为人很能干，差不多是这一般青年们的领袖。只要他一张小口，转动一下秀长而放着光的眼睛，青年们便要集中注意力而听他的话了。“我看，还是去找张进德去，看他怎么样说。这消息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没有?我们一定要去和他商量一下。”

王贵才说着立起身来了。大家很机械地随从着他的动作……

这时夕阳已经消逝了金影。村庄，树林，河流……渐渐为迷蒙的夜幕的暗影所吞食去了。在广漠的深蓝色的天空里，开始闪耀着星光，而在静寂的土地上，也同时开始现出来几家微小的灯火。

青年们在路中一壁唱着山歌，一壁想着关于革命军的事情……在年青的心灵里，活动着光明的，希望的波浪。当他们走到吴长兴的门口时，张进德已经和着吴长兴夫妇两个向桌子坐下吃起晚饭来了。厨房和食堂是联在一起的，甚至于张进德的寝室也在这同一的一间房里。五六个年轻的客人，当然不能在这间房子里都寻着座位。一半进入了门内，一半不得已只好留在门外，因为那吃饭的桌子差不多是拦门放着的。

张进德看见他们走来，一面态度很沉静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放下饭碗，很亲热地招呼他们。吴长兴的老婆，一个具着穷苦面相的中年的农妇，坐着没动，而她的丈夫随着张进德默然立起，也没有什么表情。

青年们很兴奋地报告了来意。一切的视线都集中到张进德面孔上，急切地等待着从他的口中所溜出来的话语。听了青年们的报告之后，吴长兴的老婆的穷苦面相上，似乎隐隐地起了一层欢欣的波纹，而在黝黑的，沉郁的吴长兴的面容上，似乎也有点放起光来。一个是因为听说革命军是主张男女平等的，丈夫不能打老婆；一个是因为听说革命军要解放农民，从此以后可以不交租了……丈夫有丈夫的想头，老婆有老婆的希望。



在张进德的面孔上，并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欢欣的痕迹来。他并没有即刻答复青年们向他所提出的问题：“怎么办呢？”……他低下头来沉吟了一回，复举起放着锐敏的光的两只圆大的眼睛，向青年们很镇静地说道：

“这件事情，我不能即刻就答复你们。我打算明天到城里去看看情形，回来之后，我才能告诉你们怎么办。”

青年们听了张进德的话，似乎都很失望地低下头来，然而大家都怀着同一的信念：既然张进德这样说，那就应当听他的话……

在微细的闪耀着的星光下，青年们摸着漆黑的，然而为他们所熟悉的乡间的小路，各自走向自己的茅屋去了。

在遥相应和的山歌的声中，零乱地起了嗥嗥的犬吠的声音。



四

王贵才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门口了。一路中他幻想着一些关于革命的事情……但是他的思想如激荡着的波浪一样，并没有清晰的条纹。他最恨的，因之也就是他要借着“革命”来打倒的，是和他家对面相住着的，那一座楼房的主人。那是他的东家，同时也就是他的仇人，因为由他的劳苦所制造出来的稻谷，被迫着送给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主人用，而所谓主人，李敬斋这老东西，反过来很恶毒地几次鞭打过他的和顺的毫无罪过的父亲。他呢，当然也挨过不少次的骂……现在，他想道，是革命的时候了，因之，也就是穷人出头的时候了，妈妈的，老子要出一出气！……

他想了许许多多对付“这老东西”的方法，他想，顶好将他拖到水田里，鞭打着他照牛一般地拖着犁耙耕地……当他想象着李敬斋拖着犁耙耕地的那一种狼狈的情形，他不禁很得意地笑将起来了。不料就在这个当儿他忘了形，一不当心就卜通一声掉到水池子里去了。幸而水池子里边的水还不深，他即刻爬到陆地上来了，可是浑身衣服全湿透，变成一个水淋淋的落水鸡。季候是在春天，他的血很旺，并不觉得十分的寒冷；虽然心中有点懊丧，但是当他重新想象起来那种拖着犁耙耕地的情形，又不禁觉得好生畅快起来了。

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家人们已经老早地吃过晚饭了。父亲和母亲在桌子旁边对坐着，谈论着一些什么关于青菜和鸡蛋的事情，而年轻的妹妹低着头在洋油灯的灯光下，细心地缝着什么衣服。恰好在王贵才跨进门限的当儿，他听到母亲的一声带着焦虑的话语：

“贵才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还不回来！”

母亲首先看见了贵才。在老太婆的面孔上，同时紧张着欢欣和恐怖的神情。她惊慌地，急促地迎将上来，问道：

“你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？跌到水里去了吗？”

“妈，没有什么，我不当心，跌到水池子里去了。毛姑快将衣服拿出来给我换……”



毛姑听了这话，即刻放下针线，毫不怠慢走向内房里为哥哥拿衣服去了。驼着背的，口中含着一根长旱烟袋的父亲，一言不语地走到贵才的身边来，将贵才的形状打量了一番，很感慨地说道：

“这么样的一个大人，也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，怎么会跌到水池里去！你看你有什么用！”

父亲的话好像一桶冷水一般，将王贵才的浑身的热度都浇下去了。他只是向父亲望着，没有回答他所说的话。看见父亲的驼背的后影，不禁忽然消逝了由父亲的话而生的气愤，另外动了一种怜悯的心情：

“这背是活活地被苦累所压驼了！在这上面也不知驼着多少重的负担……”

想到此地，他又忽然想到自己的命运，想到革命的事情……

“不，我不能够再这样了！我不愿意再这样了！为什么我们要受苦？为什么吃苦的是我们，而享福的是别人？为什么我们风里雨里所耕种出的稻米要送给别人，而自己反过来吃不饱肚子？……老哥，这样是太不公平了！”

“不过，”他又继续想道，不顾到妹妹已经将衣服拿来，而母亲在旁边催促了几次。“父亲是太老了，脑子里装不进新的一些想头。吃了李敬斋无数次的打骂，他总不敢反抗一声，好像是应该的样子。他说我没有用处，其实他才没有用处呢。父亲呵，我不能够再像你一样了！……”

“赶快去将衣服换掉罢，老呆站着干什么？”母亲又重新这样地催促他。他本打算照着母亲的话做去，可是他感觉，如果在他未将今天的消息报告给家人们知道之前，他是不能安心去换衣服的。身上固然有点寒冷，但是这寒冷总压不下他心上的热度。于是他不管他的父亲愿意听闻与否，向他得意地说道：

“爸，你知道革命军已经到了城里吗？”

这时重新坐下，口中继续吸着旱烟袋的父亲，听了贵才的话，慢慢地将旱烟袋从口中拿开，一点不感动地说道：

“革命军来了又怎样？我们守我们的本分要紧，决不要去瞎闹。什么革命不革命，不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。”

“爸！革命军主张减租呢。主张……土地革命……减租……于我们有好处。我们应当……”

不待贵才说完，父亲竖起来了两只不大发光的眼睛，怒着说道：

“我看你发了疯！什么革命土地，土地革命！这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吗？你当心点！如果我知道你和他们胡闹，不守本分……”



待别人很温和，待自己的儿子却很严厉的父亲，现在又动起怒来了。母亲见着形势可怕，连忙将贵才拖到内房里去换衣服去了。贵才见着父亲的动怒，并没有发生什么恶感，反之，更向他起了一种怜悯的心情：真的，他是太老了，吃苦吃得惯了！受了敌人的欺压，而反来以为是应该的事，生怕放了一个不恭敬的屁，这不是很可怜吗？

“不，爸！”王贵才一面换衣服，一面想道，“你是太可怜了！你简直不懂得！我们要革命，我们一定要革命！……”



五

在平常的时候，老人家王荣发的就寝，总是要在家人们都就寝了之后。在未就寝之前，他总是要在屋前屋后绕几个圈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，听听有没有什么令人要注意的声息。然后昂头望一望天上的星儿是稠还是稀，如果是月夜的时候，那月亮是否发了晕，有没有风雨的征兆。

今晚他忽然很早地就向床上躺下了。老太婆依着自己的经验，知道这种事情是仅仅当他有什么气愤的时候才会有的。如果她不当心要去追问他，那必定要更增加他的气愤。老太婆并没曾多受过她的丈夫的打骂，然而当她一见着丈夫的气愤的面容，她便一声也不敢响了。她知道今晚贵才的话触犯了他，但是贵才今晚所说的话：什么减租，什么土地……什么革命……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能够触犯了他，她简直不能明白。当她的丈夫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，也就是她老农妇的脑筋百思莫解的时候。

013

在王荣发的一生的生活中，今晚可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了。他虽然将自己的儿子申斥了一顿，而贵才虽然并没说出一句反抗父亲的话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的枯寂了的脑海却陡然地起了不安的浪潮。他的一颗老了的心也似乎被一种什么东西所刺动了。他不禁异常地苦恼起来，想将适才贵才所说的话忘记掉，然而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够。他感觉他毫无疑义地碰到什么了。但是碰到了什么呢？……

在做农民，到现在已经做老了的生活史中，王荣发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也许在什么时候，在穷困得没有出路而即要走入绝境的时候，例如前年天旱，颗粒租缴不出来，而被东家李敬斋差了伙计捉去打骂的那一次，王荣发曾想过要将自己的命运改变一下，但因为寻不出改变的方法，也就忍着所难忍的痛苦，将自己的希望消逝下去了。他将这些都委托之于未为他所见过的万能的菩萨。他想，也许他生前造了孽，也许他家的坟山不好，也许他的“八字”生来就是受苦的命……世事都有一定的因果，他哪里能变成例外